



倾听闽北

家乡的清明糍

□李安东

家乡的清明,总要吃上一回清明糍,如同与春天的约定。若是少了这一口,日子便像缺了一角,总觉得空落落的。

清晨,我与乡人提着竹篮,去往田野采摘清明草——家乡人口中的清明草,便是鼠曲草。春日朝露未晞,草叶上缀着晶莹的水珠,沾湿鞋袜,凉意丝丝沁入。田垄间的鼠曲草正当鲜嫩,一簇簇伏在地上,毛茸茸的灰白色,恰似初生的雏雀,怯生生地望着这清新的世界。

弯腰掐下嫩尖,清冽的草香混着泥土的温润,便落在掌心。学着乡人的模样采摘,指尖渐渐染成青绿,凑近一闻,那气息里有阳光,有雨水,更有一种独属于春日的、慵懒安然的味道。原来春天从不是远观的景致,要亲手触碰、指尖轻掐、鼻尖细嗅,方能真切感知。

一篮鼠曲草青翠欲滴,带着山野的潮气与露水。岳母将其倒在簸箕中,细细拣择,反复清洗。乡间山泉水清冽温润,洗过双手,一股清爽从指尖直抵心底。洗净的清明草晾干后可入袋速冻,久存不坏;而最鲜美的吃法,是趁新鲜切碎,拌入糯米粉,依口味加糖或盐,再以温水揉和——将春日的草色、微凉的晨雾,连同淡淡的乡愁,一同揉进面团之中。这面团起初青白分明,如残雪间透出草色;渐渐地,青色晕染开来,满盆皆成浅翠。那绿不浓艳、不张扬,清嫩如春水,鲜润似柳芽,如同饱含了山野间的全部生机。

清明糍的做法多样。无馅的面团可压成小饼,入锅油煎,外皮焦香酥脆,内里软糯绵密,锅内升腾的氤氲热气,便是家乡最醇厚的烟火气息。它裹住清明时节的烟雨纷纷,一口咬下,青草清芬、糯米甜香,与故人留下的温暖思念,在暮雨里缓缓飘散。

带馅的清明糍更是丰富,芝麻糖、酸菜笋丝、豆腐干炒五花肉,口味各异,鲜香十足。蒸制时,乡人会采来松针铺底,抹油防黏,再将糯米一一摆好。十余分钟后,鼠曲草的清芬与松针的幽香交融,满屋飘香,令人垂涎。

偏爱焦香的,还可将它入锅油炸。灶火舔着锅底,热油翻滚,糯米下锅,热气与香气瞬间弥漫灶房。糯米的软糯、青草的清芬、红糖的甜润,交织成一锅热气腾腾的春日美梦。我守在灶边,眼巴巴等候,每一分每一秒都被馋意填满。

炸好的清明糍色泽翠绿,油光锃亮。我顾不得滚烫,拿在手中来回轻掂,一口咬下,软、糯、甜、香一齐涌入口中。外皮弹韧有嚼劲,内馅甜润滚烫,顺着喉咙滑下,暖意直达心底。

忽然想起杜甫的诗句:“春日春盘细生菜。”古人食春菜、迎春日,风雅诗意;我们食清明糍,质朴实在,却同样怀着对春天的欢喜,对自然的感念。

又是一年春草绿,梨花风起正清明。家乡的清明糍,如同亲人的呼唤,牵动着游子的心。纵使身在异乡,一口糍香,便拉近了与故土的距离。那一枚翠生生的清明糍,早已不只是食物,而是春天捏就的信物,一口咬下,便绽放出一整个故乡的春天。



扫一扫,听一听

我的故事

人各有好,只要不扰他人,尽可自在尽兴地过。不知从何时起,我爱上了打牌。下班后不急着回家,却总往牌桌赶;一听“三缺一”,便匆匆赴约,一坐就是大半夜。最沉迷时,一个月有二十多天在牌局里。为赶场,饭也常在外凑合,两个馒头便是一顿;夜半饿了,便与牌友一起吃宵夜。这样浑噩的日子,竟也过了许多年,甚至觉得逍遥快活。

那些年,我几乎顾不上家。孩子从牙牙学语到上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,整个成长岁月,我极少过问,还常说:“读书靠自觉,父母不必盯得太紧。”哪怕他成绩滑到末尾,我仍心安理得——不爱读书,将来吃苦的是他自己;而我心想:打牌都忙不过来,哪有心思管这些?

因孩子学习不上心,家里气氛也愈来愈僵。妻子有次对我说:“你只管打牌,那我也去打。”谁知,我俩真一同陷了进去,常留孩子独自在家,任他学或不学。

转眼,孩子参加工作了。那一年,我正好五十岁。直到这时,我才渐渐想起那个只顾打牌的自己,心里浮起一阵迟来的愧疚。于是,我开始常对儿子念叨读书的重要,劝他工作之余把从前落下的补回来,一点一点,把基础打牢。

烟花易冷

农历正月初二,适逢“雨水”节气。午后,我换了新装,动身前往延平区看望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同学。

虽提早一小时出门,换乘了两趟公交车,还是迟到了十来分钟。老同学早已备好茶水与瓜果,还有没舍得吃的蛋糕。屋里茶香氤氲,水汽袅袅,几番寒暄之间,仿佛时光也慢了下来。

这位同学姓郑,是八二级电大中文班里年龄最长的一位。记忆中她总是提着个黑色皮包,步履从容,言语不多,成绩却始终优异。毕业后她被调入县机关单位工作,人生轨迹看似平稳,内里却藏着不少时代的刻痕。

少年时,因家庭成分影响,她的求学路屡屡中断,尽管后来通过特殊渠道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,并取得全县文科第六名的好成绩,

云间桃色

□林雪莲

气,生出一股清灵舒展的山野气韵,嫣红的花瓣交织相拥,层层叠叠缀满枝头,从坡脚一路蔓延到山腰,连成无边无际的粉色海洋,与山间云海两两相映,一半是云蒸霞蔚的纯白空灵,一半是温柔烂漫的粉艳多姿,美得浑然天成,相得益彰。枝头桃花姿态各异,藏尽春日万般意趣;有的含苞待放,鼓鼓的花骨朵裹着青绿花萼,像攥着一整个春天的秘密,只等春风轻唤便悄然绽放;有的半开半合,嫩黄蕊芯细细探出,软糯灵动,引得蜂儿绕枝翩跹,久久不肯离去;有的全然盛放,五片花瓣薄如蝉翼,润似凝脂,风轻轻一吹,花瓣便簌簌飘落,化作一场温柔缱绻的桃花雨,落在肩头、发间、草地上,铺就一地诗意满满的花径。阳光透过花枝与云隙,将花瓣映得半透明,光影斑驳错落洒在游人身上,暖意融融;风掠过桃林,裹着淡淡的花香,清而不腻、雅而不浓,混着云海的湿润与草木的清新,深吸一口,满是高山春日独有的甘甜与治愈。蜜蜂振翅的嗡嗡声,风过花枝的轻响,凑成了大富春日最鲜活动听的自然旋律。

花径间,游人或执镜定格,或衣袂飘飘留影花

下,笑颜与桃色相映,正是“人在花中走,如在画中游”。欢声笑语在云间回荡,令人沉醉不舍。

大富的春日图景,从来不止桃花烂漫。云海壮阔,这个千年古村的深厚底蕴,藏在每一寸烟火与风景里。竹影婆娑间,是延续百年的山居文脉,青石板路蜿蜒向前,连着斑驳老墙与古朴民居,每一块砖瓦都镌刻着岁月故事;旧公社礼堂的砖墙刻满时光痕迹,木窗棂间留存着过往的烟火气息;南岭峰顶山海观的六角飞檐高高翘起,站在这里凭栏远眺,漫山桃花似粉霞铺展,万顷云海如白浪翻涌,全村全景盛景尽收眼底,是读懂“云上大富”独特韵味的绝佳之处。春日的大富人,更是以花为媒,以云为景,将原生态的自然之美、厚重的人文之韵,让这座藏在深山的古村,借着“十里桃花”与“万顷云海”,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诗意与生机。

大富四季皆景。夏有云海银浪,枝头水蜜桃清甜漫山;秋可拾栗观瀑,赏层林尽染;冬能静坐观霞,遇雪则银装素裹,静谧圣洁。然此刻春光大富,确是一年中最温柔惊艳的模样——桃花正盛,云海绕村,落笔皆成春日诗行。

从牌桌到书桌

□魏常财

我说:“我半百了,你也立业了,要好好努力,早点成家,也别断了学习。”他嘴上“嗯嗯”应着,手里却总捧着手机,偶尔还出去喝酒。我看不下去,又提醒他每天至少学一小时。起初他还装样子翻翻书,后来那书一连几天没动过。我故意问他读到哪一页,他随口报了个数。我直接点破他根本没看,责备了几句。没料到竟顶了回来:“你整天叫我读书,我玩一下怎么了?你玩得比我还凶,天天打牌,经常不回家,有什么资格说我?”

我一时气结,愧疚更涌上心头,话堵在喉咙,半晌才说:“好,那从今天起我陪你读。你读什么,我就读什么,我们一起学。”

就这样,我无奈却坚决地离开了牌桌,陪陪儿子读书。五十岁的人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学,读两页便睡着,晚九点不到就睁不开眼。一连二十几天,只翻了二十来页,边看边忘,只得来回读。算下来,一天不过消化一页。儿子读得也慢,他未必懂我的用意,但我总得做下去,硬硬着头皮坚持。

说来也巧,又过些天,我发现自己晚上不那么困了,精神渐渐好起来,看书也快了,一天

能读五六页,还能记住些内容。这一来,倒添了几分信心。后来,我甚至陪儿子一起去参加考试——他因工作忙、刚成家,没能通过,我却意外考过了。

不知不觉间,我竟改掉了打牌的习惯,转而喜欢看书写。年纪大了,读书常有感触,对生活里许多事也生出新的兴味。常把所思随手写记,将所见所闻写成小文。一位热心的同学鼓励我去投稿,说或许能发表。我试了试,不久文章真登了出来。这更给了我底气,于是读书之余,一有空便写上几句。幸运的是,陆续有报刊和平台用了这些小文,业余时间竟过得格外充实。

如今我已退休,偶尔在街上遇到从前的牌友,他们仍会热情招呼:“老魏,三缺一,来凑个手?”我总是笑着摇头,扬扬手中的书:“不啦,现在我这儿是‘一书一茶一人闲’。”

回家路上,常看见公园里老友们各得其乐——有静坐垂钓的,有欢歌起舞的,有结伴徒步的。阳光洒在他们满足的笑脸上,格外温暖。我不禁想:人生无需非此即彼,找到让自己心安的生活,便都算走在自己的“正途”上罢。对我而言,从牌桌走向书桌的这条路,虽然绕了些远,但终究是走对了。

每一位老人都有故事

□和勇

绩,却仍因“政审”不过关而与大学失之交臂。中年时,她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学历,抚养三个孩子,参与编修方志,肩上的担子从未轻过。直到退休,生活才真正归于从容平静。如今她儿孙孝顺,家庭和睦,偶尔帮人写写对联、取取名,日子过得充实也自在。

“没钱的羡慕有钱的,有钱的羡慕有健康的,健康的又羡慕能活得长久的。”闲聊时她笑着说起这句流传颇广的调侃,眼角皱纹里却透着一股舒展的坦然。从她身上,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普通人的坚韧,更是一段被时代推着走、却始终未曾放弃向前的生命历程。

另一位同乡张先生,走的是旁人看来较为顺遂的路。

少年时在大院里成长,当兵五年都在文工队,

复员后进厂工作。后来被推荐上大学,搞过科研,也经历过失败,退休后反而在烹饪里找到了新舞台。煎炒烹炸,雕花摆盘,他乐此不疲地学、津津有味地做,时常邀请三五茶友到家中品尝点评。

他说这是“玩”,我却觉得,这更是一种活在当下的“乐”。把每段日子都过得兴致勃勃,把每件小事都做出滋味,何尝不是一种智慧?

人生百态,各有轨迹。有的故事波澜壮阔,更多的是寻常人生里的冷暖三餐,四季烟火。就像郑大姐和张大哥,在岁月长河中,他们或许不曾掀起巨浪,却始终稳稳地、认真地、兴致盎然地,划着自己的那叶小舟。

每一位老人,都是一本书。你若不翻开,就永远不会读懂,那平静面容下,曾经吹过怎样的风,下过怎样的雨,又怎样,等来了自己的天晴。

优化营商环境

打造便利南平

闽北日报(宣)